

臺灣男子職業網球選手出國比賽歷程之情感經驗研究

陳迪*

李加耀**

摘要

臺灣網球員參加職業比賽的出國歷程，必須面對語言、飲食、交通、情緒、醫療等適應問題，職網選手體驗著職業網球輸贏交織的世界。本研究目的是探究臺灣男子職業網球員的情感經驗，選擇七位參加職網比賽超過五年的男子職業網球員為研究參與者，以其中一位職業選手的日記為書寫的主體，再輔以訪談來論述職網選手的情感經驗。研究發現職網選手的情感不斷的在異鄉旅程中顯露，一種離開原鄉的不適與前往異鄉的惶恐，等待是經常存在的心境，登機、轉機、搭機、等練球、等比賽，球員面對的是一個孤獨的自我。從搭機起飛後開始面對愈來愈不熟悉的感官世界，必須在陌生與不安中強化自我的生存能力，面對因陌生所引起的寂寞，網路成為一種媒介，也是離開陌生、寂寞進入熟悉的管道，在那裡有熟識的朋友與家人，短暫的消解孤獨、不安的情緒。職網選手的情感是由所處的空間移動與輸贏情境所建構，隨著賽事不斷轉換比賽城市追求贏球，但往往是輸多於贏，也顯露了因輸球所帶來的各種情感，職網選手的自我必須

*陳迪，現職為網球教練，E-mail: chenti1983@gmail.com。

**李加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學系，E-mail: dannylee@tea.ntue.edu.tw。

不斷在時空轉換中尋找情感的平衡。本研究從網球職業選手身上發現一種因不斷在特定時空轉換的情感經驗，也因經濟因素需選擇隻身前往職業網球旅程，更加促發負面情感的存在。總之，職網球員身處自我懷疑的情感脈絡，也必須在習慣輸球歷程中來回於陌生與熟悉，這群網球的異鄉旅人在時間性的轉化歷程中看見自己。

關鍵詞：比賽日記、時空轉換、情感、職業網球員

A Study on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s of Taiwanese Male Professional Tennis Players during Competitions Abroad

*Ti Chen**

*Chia-Yao Lee***

Abstract

The journey of Taiwanese tennis players traveling abroad for professional competitions poses various challenges, including language barriers, diet, transportation, emotions, and medical care. As professional tennis players, they navigate the intricate world where victories and defeats intermingle across the global tennis circuit. This study aims to delve into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s of Taiwanese male professional tennis players. Seven male professional tennis players with more than five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he professional tennis realm were selected as interviewees. To provid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these professional tennis players, this research also includes the professional tennis diaries of retired players, serving as a complementary statement. The study reveals that mixed emotions of professional tennis players continually surface during their journeys in foreign lands. It involves a sense of discomfort upon leaving their hometown and apprehension as they venture into foreign countries. Waiting becomes a prevailing state of mind. Whether it is boarding flights, transferring, waiting for practice sessions, or awaiting matches, players confront their innermost

*Ti, Chen, Tennis Coach, E-mail: chenti1983@gmail.com

**Chia-Yao, Lee,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E-mail: dannylee@tea.ntue.edu.tw

selves, experiencing profound solitude. Once the planes take off, they start to confront an increasingly unfamiliar sensory world, having to reinforce their survival skills in an unfamiliar and unsettling environment. In the face of the loneliness resulting from unfamiliarity, the Internet emerges as a medium to transfer them from unfamiliarity and solitude to a familiar channel, where the presence of familiar friends and family temporarily alleviates their loneliness and uneasiness. The emotions of professional tennis players are constructed through their spatial movement and the scenarios of winning and losing. As players continually transfer from one city to another in pursuit of victory, they often encounter more losses than wins. This exposes them to various negative emotions stemming from defeat. The ego of a professional tennis player must continually seek an emotional balance amid the transition of time and space. This study identifies a unique emotional experience in professional tennis players who continually navigate specific time and space. Economic factors often compel them to embark on their professional tennis journey alone, further accentuating the presence of negative emotions. In short, professional tennis players are exposed to an emotional context characterized by self-doubt. They must also oscillate between strangeness and familiarity in the process of habitual loss. This group of tennis travelers in a foreign land ultimately comes to see themselves amid the tempor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competition diary, time and location transformation, emotion, professional tennis player

一、前言

結束以色列的訓練，前往 2013 年的第一個賽事，Noumea 挑戰賽。從以色列先飛十小時到首爾，轉機再飛十小時到澳洲布里思本，再等六小時飛兩小時到 Noumea 這小島！這趟旅程有遠，禮拜四晚上出門，抵達已經禮拜六晚上了，坐飛機調時差，整理行李，半夜退房等等，我想這是旅行中最不舒服的事，尤其是坐經濟艙中間，旁邊來一個很大隻的，前面椅子往後躺，十小時縮在那真的是煎熬，很累，想睡覺又睡不著。(職網 P7)

這是身為一位職業網球選手經常性的日常經驗，總在比賽城市、下一個比賽城市，與回到臺灣間來來回回，其間圍繞著比賽的輸與贏，蘊藏著多種的情感經驗。運動員在高度競爭的情境中有著豐富的內在情感與經驗，這些屬於經驗底層的情感，運動員雖然經常去感受與體驗，但外人卻難以窺見。運動員的情感經驗似乎如影隨形的滿佈運動員的經驗世界。運動比賽深深地「挑動著我們」的情緒，運動經驗創造不同層級的情緒，這些情緒是人們主動追尋的，但或多或少也是社會所期望、允許，或可能產生情緒 (Maguire, 2008)。

1980 年代中期逐漸興起之感官人類學最顯著的貢獻即在於指出，感知的意涵是社會討論 (或爭論) 的結果，與社會階級、消費及政治的過程有密切的關係，因而亦是歷史過程的產物。因此，人類學在 1990 年代以後，鼓勵身體研究，情緒研究，以及經驗研究等，企圖打破人類學中許多對立性的二元思考原則，而能夠對人類行為有更確切的理解 (張珣, 2006)。情感是當代人文社會重要的研究議題，它被做為探討與理解人的切入點。蔡錚雲 (2003) 指出：「對任何人來說，情慾是一件司空見慣，

再平常不過的事。在日常生活領域之中，我們不是常常經驗到自己或別人的喜怒哀樂嗎？可是，當我們問及「甚麼是情慾？」時，這個問題突然讓我們覺得它不再只是一件稀鬆平常的事了。」

情感研究有兩種理論立場，一種是認為情感僅是自然與生物的現象，具有先驗的泛文化地位；另一種理論取向則認為情緒不單僅是自然或生物的現象，情緒是會受到社會文化過程的影響與建構在真實生活中的情緒經驗裡（胡台麗，2000），往往會同時體驗多種情緒，而難以將某個特定情緒脫離獨立出來。若要真正瞭解情感的意義，便不能僅斷章取義地萃取「情緒」之用字或形容詞，而必須由發生情緒的活動、事件之來龍去脈裡去檢視（馮涵愷，2000）。林淑蓉（2002）認為情感被視為是在互動過中個人所展演的，表達個人思想、關係、感覺與經驗的方式。它是一個互動情境（interactional contexts）下的產物，是個人在日常生活與他人互動的情境下所展演的自我的一部分，具有清楚的文化意涵。個人的情感表達，包括口語述說及肢體展演所傳遞的訊息，是在不同的情境脈絡下被賦予了情感範疇的文化意義，並以特定的語言及論述方式來界定與形塑情感與社會、文化意義之關係。就文化心理學的角度，情感、社會脈絡與文化是關聯、相互作用，且彼此建構的（余安邦，2003）。

運動員的情感經驗是運動情境中時時在發生的經驗，與運動賽事相互依存的關係。社會生活被視為一齣戲，人們在其中扮演自己的角色，情感被詮釋為是個人根據自己在特定的情境中，對互動的理解而展現出與角色有關的行為（Zurcher, 1982）。Maguire（2008）指出：「情感乃是一種內在經驗，包含了主體對現有狀態的感覺。這種具體的經驗是一種變動、顯露的過程，能將主體牽繫在一個情感的網絡當中，不管是意欲或非意欲的。重要的是，個人的身體是運動的原動力，並且用來輻射與傳達個人感受的結構。競技運動是一個結果論的世界，表面上所能見到的僅是簡單的贏跟輸，但往往在勝負的當下，在參與者的經驗中依存著多樣的情感。」

運動因為競爭所導致的情感反應是非常豐富與多元的，運動員能夠出國比賽或訓練是最令人興奮與期待，但對於經常要出國的運動員來說，尤其是隻身前往的人，有些特別感受是外人難以察覺的。本文對於運動員的情感(或情緒)存在著高度興趣與關懷，以臺灣的職業網球員旅外比賽的經驗與情感作為論述的主體。

二、研究方法

1980年以來人類學情感與情緒研究，在理論的發展趨向為：由民族誌的比較觀點，延伸至對歷史、政治及個人價值的關懷。首先，相對於西方心理學視情感情緒為內在的心理狀態，社會文化建構論的基本立場，則是以比較、文化觀點來探討情感、情緒在社會脈絡內如何被形塑，藉此掌握情感經驗公開、社會、認知的層面。他們認為情緒、情感經驗的研究，可以使民族誌較為完整、生動的傳達出，人在日常生活中真實(尤其是瀕臨困境)的狀態。情感研究通過重心的轉變，所獲得新方向的意義是不可忽略。從研究他人到對人類生活相同掙扎的體認；從集體的情感與情緒到情感、情緒呈顯個人存在的價值。人類學對於情緒、情感研究理論觀點的轉變，反映人類學知識史的一個重要議題：從甚麼樣的立場來瞭解人與社會。由建構的觀點到政治歷史觀點的情感研究，是由情感與情緒，如何在特殊的社會文化裡，被塑造的描述與分析，轉變為體認情感與情緒，是人在不同的社會生活與生命歷程中共同經驗的掙扎(簡美玲，2016)。身為一位職業網球選手，因為經費的考量經常需要獨自一人前往個個城市與國家比賽爭取積分，情感的顯露就是圍繞在不斷移動的生活脈絡中，尤其經歷輸球的情緒低谷是這群職業網球選手真實存在的經驗世界。

職業網球員在身處異鄉的競技世界中，情緒是如何在運動實踐中顯露

出來呢？本研究擬從職業網球員在出國的生活脈絡「前往異地、身處異地、離開異地」等多重心境來探究網球員的情感經驗，並提供一個理解網球員的方向。在民族誌的書寫實踐裡，田野工作者的身體與情緒、情感經驗，是其中很獨特的部分，但過去較少從方法論或知識論來討論。在這樣個人的經驗裡，人類學者自身的情緒與情感，如何與民族誌研究及書寫間產生關聯（簡美玲，2016）？馮涵愷（2000，3-4）在真實生活中的情緒經驗裡，往往會同時體驗多種情緒，而難以將某個特定情緒脫離獨立出來。若要真正瞭解情感的意義，便不能僅斷章取義地萃取「情緒」之用字或形容詞，而必須由發生情緒的活動、事件之來龍去脈裡去檢視（馮涵愷，2000，3-4）。本研究的理論基礎由文化人類學所主張的文化建構論，情感是運動員與他人、他物所觸動，而且必須置於社會脈絡來理解，情感被視為是在互動過中個人所展演的，表達個人思想、關係、感覺與經驗的方式。它是一個互動情境（interactional contexts）下的產物，是個人在日常生活與他人互動的情境下所展演的自我的一部分，具有清楚的文化意涵。林淑蓉（2002，164-169）個人的情感表達，包括口語述說及肢體展演所傳遞的訊息，是在不同的情境脈絡下被賦予了情感範疇的文化意義，並以特定的語言及論述方式來界定與形塑情感與社會、文化意義之關係。就文化心理學的角度，情感、社會脈絡與文化是關聯、相互作用，且彼此建構的（余安邦，2003，160）。因此，情感的建構是關於社會生活，而不只是個人內在狀態的一個呈現或反射。本研究所指的情感是網球員對於所處的訓練、比賽等日常生活中對於出國比賽所產生的一種內在的心理感受狀態。針對職業網球員進行訪談與觀察深入瞭解網球員面對所處生活情境所產生的情感反應，觀察並體會身在身處異地，出國比賽的現場種種的感受，我們透過文字而非數字進到網球員的內心世界來蒐集豐富且詳盡的資料。人類學家或語言學家指出客觀主義的內在預設必須被修正，應該訴諸脈絡、情境來解釋差異（多樣化）、例外和偶然，並避免客觀主義思維模式的提問：

進入主體式的想法，這個方法就是情境分析 (situational analysis)。它的組成是觀察在不同社會情境中的人，為了確定個人在特定社會結構的限制中去從事選擇的方式 (Bourdieu, 1990)。

田野經驗到底對研究者的意義為何？就像人生經驗一樣，田野中發生的許多事情，需要時間的洗禮，才更能明白其蘊含的深刻意涵。「田野的技藝」不只是技術，也不侷限於田野當下，而是透過自我、研究與知識建構的三者共構，形成學術的實踐。田野的技藝是一門藝術，要細細品味，才能心領神會 (郭佩宜、王宏仁，2006)。本研究參與者與研究者關係的形成可回溯到2001年筆者博士論文田野調查時所建立的關係，田野期間一同與青少年選手們參加了國內大大小小的比賽，有一個月也陪同選手到東南亞參加國際青少年比賽。因那段超過一年的相處彼此建立的信任感，結束田野亦經常透過電話或社群媒體保持聯繫，我與他們的情誼提供本研究得以實行的基礎，亦讓我能夠逐步踏入運動員極為豐富的情感世界。在文本的分析以網球旅程與情感經驗為兩大面向，在進入職網球員情感的草擬空間做深層的分析。

本文書寫的困境因網球職業選手須經常性地在各地參賽與訓練，為能更貼近職網選手的情感世界，除了透過七位有五年以上職業網球比賽經驗的球員的深度訪談，本研究的時間集中在2009年8月到2010年7月進行為期一年的研究。期間亦跟隨兩位職業網球員前往烏茲別克兩站的職業網球賽，試著去體驗職業網球員的生活脈絡，本文的寫作以一位擁有10年職網選手歷程的比賽日記作為書寫職網選手情感經驗的主體，並輔以職網選手的訪談來構築職業網球選手的情感經驗。惟，在本文的書寫上對於訪談的呈現選擇難免有所差異，此為本文研究上的限制。

三、開啟未知的職業網球旅程

一個網球選手培養過程至少需要十年以上，從無世界排名到有排名，需要時間磨鍊，從未來賽拿到成績，再到挑戰賽又需要好幾年適應，挑戰賽再進入 ATP 就必須獲得更專業的團隊協助，諸如賽事的選擇、球技的強化、體能的維持、傷病的防制與處理、旅外期間身心安全的保障等，尚須在心理層面上去面對一成不變的訓練與比賽生活、資金是否足夠，以及新地方的適應，對於職網選手來說，這是一段獨特的旅程，所延伸出的情感也顯多樣。

要由青少年轉入職業發展必須面對各種高難度的挑戰，因為走職業這條路是非常艱辛與孤單的，選擇了就必須獨自承擔而來的情感衝擊，大部分的青少年選手剛轉入職業的前兩年，都會碰到過渡期，在這期間時常都會面臨輸球的挫折感，或是對自我目標沒辦法如期達成的一些困擾，同時也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精神與經費。首先，網球員一旦準備進軍職業就開始就須經歷前往異地時的擔憂與害怕，甚至質疑自己是否在心靈上還不夠成熟？尤其因經濟因素無法支應教練或家人同行時，心中會感覺到十分的無助無力，尤其在前往機場與在機場期間心中常開始暗自傷心。

第一次自己一個人到印度比職業賽，感覺跟在打國際青少年時不太一樣，在我還是青少年的時候總是有著教練陪伴，以及同窗時期的好朋友和國內一些可敬的對手，現在踏上了職業的路途感覺上已經跟以往不同了，心靈上感到些許的寂寥。現在的心中感覺到十分的無助無力。未來的幾天裡只剩下自己一個人去面對這陌生的旅途，我想到了印度我該怎麼辦？我的英文能力夠嗎？機場到飯店該怎麼走呢？去球場的路呢？在比賽當天有誰可以給我心靈上的輔導呢？

沒有人可以幫我，一切都必須靠自己了。這是我的第一次，我必須去克服它！想到這個心中不禁又開始感到悲傷起來。多希望現在能有個人在我身邊陪我說說話，但是沒有！只有自己以及無法連線的個人電腦。(職網 P4)

想要當一位職業網球選手必須具備很多相關的條件，例如增進個人運動能力，強化個人弱點及不足，因為頂尖的職業選手無時無刻都在尋求克敵制勝的方法，所以在你決定是否踏上職業之前，必須要深思以上這些問題。

每次打都是從預選打，或是會外賽一直打到會內賽，然後就好幾次打到會內賽籤運都不好就第一場就輸。那時候可能是每個選手最難過的時候吧。因為你沒分，所以必須飛過去，然後在那裡等，看有沒有機會打。有機會打也要從會外賽打三輪才能打進會內賽。(職網 P1)

當開始由青少年進入職業賽，必須在生活、比賽、語言、飲食、心理、球技等面向來提升競爭力，在社群網路還未普及的時代，臺灣職業網球選手皆是從經驗中摸索出打職業網球這條路，整個職業旅程相當複雜與辛苦的一件事，職業網球員是個人項目，需要獨立，許多事情都需要自己去處理，機票、飯店、比賽、練球，生病等，與同年齡的相較下會成熟許多。

這裡天氣很熱，聽臺灣年輕選手都靠撐到最後，拖垮外國選手，未來賽是另外一種世界，食衣住行什麼自己來，一切用最便宜方式生活，我們正和三輪車司機喊價。(職網 P7，20121125，柬埔寨)

我們從 Extended Stay Hotels 網站找到價錢中等房間附上小廚房，然後我們去 (Walmart) 全美國最便宜超市，買所需要的食物，我們選擇花費較少的方式參加比賽，輪流煮飯。從他身上我又知道了 Kayak

網站，在租車裡面是當時最便宜的。(職網 P7，20100409，佛羅里達)

臺灣運動員的贊助較集中在少數選手身上，所以因經費因素限制了教練或家人可以陪同的可能性。職網選手 P1 打了四年多時曾表示心中感到疲憊，加上青少年要不是有企業贊助，他說哪走的下去？企業贊助的一年一百多萬大概等於機票錢，加上打挑戰賽會內就招待不用花到住宿費，一年大概 20 萬左右的生活費，全運會大概有 200 萬的收入，有了經濟支撐讓他走的比同期都來的久，其餘的都已離開或半離開賽場了。職業網球比賽的過程，經常要轉機，也經常要在機場等待，常常遇到要等到早上，就在機場過夜，就把球袋當枕頭，用報紙和毛巾蓋著身體取暖，照睡不誤，網球選手具備條件，隨處能睡、隨時調時差。睡機場幾乎是每位職網選手都有過的深刻經驗，很多機場把椅子間裝扶手，避免乘客睡在椅子上，於是去找個安靜的角落席地而睡，有時身穿三件加上厚外套，在冰冷的地板上驚醒，冷顫從後背竄進骨頭裡，體會寒風刺骨之感。上述種種的現象與經驗顯露職業網球這條路程有許多不為外人道的艱辛路。

職業網球員在旅外比賽期間，社群網路成了一種生活寄託。電腦與社群網路，是每位職業球員在比賽期間空閒時間最主要的生活重心，無論是飯店，或吃飯就是手機不離身。

上網這樣的一件事情很重要。每個人都在找每個人釋放壓力的出口。但對我來說，上網，即便是沒有網路好了，打開電腦我也覺得就有事情可以做。就覺得說一碰到電腦或是網路我就會忘掉時間。在不知不覺就坐很久。從我第一次出國開始我就帶筆電。這是個人的興趣和嗜好，再加上你在國外沒有筆電的話，怎麼連絡？(職網 P1)

這應該是在異鄉最大的生活寄託，尤其能夠用滑鼠的指引下，又回到自己的友誼情境和網路中，應該是在此種陌生 / 不安 / 煩悶的異鄉得到一種安定、熟悉、舒適。網路一解鄉愁，當時網路沒有那麼普及，有的都要

再付費。到達球場或飯店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職業網球選手最好是結伴同行，從訓練，分擔開銷，生活聊天都能相互照應，因此更能接收多元開放思維，藉此進步成長。尤其到像印度這類型的地方比賽，如何到達球場或飯店是很令人害怕的經驗。也最容易被騙，要開始面對現實，開始忙碌的行程，尋找接機者或交通工具，到達旅館後心情會經過調適，才能放下心防。當夜晚降臨一人獨處於飯店時想家的念頭浮現，這是最容易腐蝕網球員戰鬥意志的。想念臺灣的家人、小吃、家裡的小狗，有球員會把照片存在電腦裡，還有將大頭貼放在筆記本裡。

在國外的生活其實是蠻單調的，偶爾的逛街和無時無刻的上電腦，生活蠻固定。每天睜開眼睛就是重複同樣的事，不太會去改變，就是吃飯、練球、比賽，有時真的就會偷懶不想練球。透過電腦與好友互聊近況，對方也會問問看你過的如何，尤其是有相同經歷的知己就會比較好聊。想念家人、朋友、學校的同學與臺灣食物，有時會透過視訊或電話來一解鄉愁。所以，社群網路成了在異鄉的這群網球員最重要的情感寄託。

四、職業網球旅程中的情感經驗

運動中的情感有失敗、受傷、孤獨、苦、悶、喜悅、興奮等，這些都是運動員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換言之，運動員身處的競技世界存在著各種的情感經驗，他們經常感受，外人卻難以窺見，甚至給人忽視情感。職網選手的特有處境是需要在一站一站比賽中爭取贏球，輸贏之間決定是留一或二天、一或二個禮拜，輸與贏決定了留或走，一個城市或一個國家之間移動中追尋積分、排名，返家總是這麼遙遠，形塑了這群人特有的生活脈絡。

(一) 輸贏之間牽動著情感走向

網球選手總是在每個禮拜在調時差，床還沒睡熱就換地方了，昨天明明還在臺灣，今天已經在紐約的都市叢林中，隔日已身在哥倫比亞，時空的變換是一種職業網球選手的日常。到了異鄉你吃什麼？一切需入境隨俗；最重要的是千萬不能生病與受傷，不然一趟旅費瞬間就化為烏有。即要面對未知，也無法全盤計劃，常常計算好的事情卻臨時改變，這就是職業網球。因應賽事，就需要換比賽、球場、旅館、飛機、城市、國家，這群網球人常常有醒來不知今夕是何夕何地之感！

輸球後馬上看墨爾本回臺灣班機，馬上訂伯尼飛到墨爾本，趕緊連絡車開 1.5 小時到機場，怕銜接時間不夠又先上網預定機位，結果到墨爾本卻遇因 Alberto 到臺灣入境需要有飛到義大利的訂位紀錄，半夜 12 點哪裡生訂位紀錄，我們卻卡在外面，機場沒傳真，網路，我直接打給旅行社求助，還好搞了一圈我們剩 15 分鐘起飛。(職網 P7，20120202，伯尼挑戰賽)

上禮拜天在印尼打完決賽後，飛了將近十小時到哈薩克，抵達飯店已經半夜兩點了，而賽程必須隔天比賽！所以必須趕緊適應。比賽飯店和房間，房間枕頭超大顆，還好自己帶枕頭，彈簧床有點凹進去，房間裡沒熱水！(職網 P7，20120712，印尼)

職業網球員一年經常會打 20-30 週的比賽，待在臺灣少之又少，幾乎是每週都在比賽，須讓自己隨時處在比賽的備戰狀態，一直面對比賽，無形中產生很多心理上的問題，反覆比賽會更熟悉自己技術，分與分間的敏銳度，不過就常需面對連續比賽的孤獨，輸球後的心理調適，也需適應不同環境、時差，及長時間縮在經濟艙裡的飛行。對於陌生的旅程感到害怕，未來的幾天裡只剩自己如何去面對這陌生的旅途！到了國外該怎麼辦？

英文能力夠嗎？機場到飯店該怎麼走呢？去球場的路呢？種種的擔憂充斥在即將出國前的當下，到達當地後，許多的處境讓網球員感到孤獨及陷入空虛感，任何困難必須去克服它。

剛轉職業的時候，正向會比較多，因為剛轉職業，就什麼都還不知道，所以認為什麼都有機會。打到現在的話，可能負面就會大過於正向。你累積打了很久，然後你認為成績就只不過是這樣，你會覺得很沮喪，然後又不知道怎麼突破。可能從一直輸球以後，不可能你一直贏，問題是你輸久了以後，你就會覺得說不定沒有這個實力去贏球，所以才會導致負面的影響比較多。(職網 P1)

職業網球員總在移動中找到平衡，也是在輸贏之間不斷重複的日常中尋找自我定位。他們的生活就在前往、到達，以及離開的時間轉換，加上機場、球場、飯店，以及搭機飛行的空間轉換間追求比賽的勝利，情感的產生則圍繞著比賽的輸贏之間。有時時間一久，負向情感就需去接受它。運動員到了能夠出國比賽或訓練是最令人興奮與期待，但對於經常要出國的運動員來說，尤其是隻身前往的人，有些特別是外人難以察覺的。當一位網球員就必須去忍受「前往異地、身處異地、離開異地」的多重心境，那是一種孤獨、一種想念，亦是一種期待與畏懼的情感經驗。職業網球的經驗世界除了是一種以時間與空間移動為主要日常的要素之外，輸與贏則扮演了此時空轉換間的核心，一切始於輸贏，也結束於輸贏。

第一個就是打不贏，輸球啊。這是第一個最主要的。就是原本很有信心去啊，然後又去打不贏。每次都遭受到挫敗。(職網 P5)

過去五年在釜山挑戰賽成績，頂多打進會內賽，從未有過好成績，值得一提是在溫布敦前夕，亞洲最後的硬地挑戰賽，這次我在會外賽連贏三輪打進會內賽，拿下久違在韓國會內賽首勝。大家應該沒

想到，區區一個挑戰賽或是未來賽級別的勝利，卻在選手當下心裡是多 大的鼓舞與衝擊！（職網 P7，釜山挑戰賽）

輸贏之間總牽動著情感走向，輸球後總陷入一種絕境式的思考，網球該怎麼走？該輸不該輸的都輸了，也許只剩贏些不該贏的球了，低潮的確有點久，事實上是尋找不到打球風格，這種自我懷疑就在輸球後充斥著。賽程結束準備返家是一種喜悅與期待，但輸與贏的感受會延伸出諸多情感經驗，輸球的話在機場會是一種悶，輸球是最難受的事，不斷的輸球容易讓球員開始懷疑自己，質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再走下去。當開始打比賽經費沒有贊助，主要需要家裡來支出時，加上又打不好的時候是最感到無助的時刻，這就是一位職業網球選手存在的情境，他們經常處於在不確性的行程中等待贏與輸。

我曾經有一次在印度比賽，然後輸掉了。就是比較早輸掉要回來，結果旅行社跟我說，飛機都沒有機位，你沒辦法回來。我很不想待在那邊，所以我每天晚上都跑到機場去 waiting，但他還是每天還我機票，到最後還是坐最後一天的飛機回來。這讓我覺得非常難忘。（職網 P3）

從烏茲別克來到土耳其的旅途上坐車加飛機差不多 11 個小時，班機很滿，花了六萬八來打個 10K 的比賽，但教練說：你需要比賽的刺激！Antalya 是渡假地方，因為有網球場，所以土耳其網協把飯店半包下來經營，每週連續打一年，鈔票也一疊疊數。由於辦的比賽太兩光，他們又視錢如命，狠狠的吸選手們的錢，選手們叫天不應叫地不靈！（職網 P7，土耳其）

職業賽打久了在比賽中遇到誤判，就讓心理累積種種情緒快爆發，把比賽過程跟教練反應，卻反被教練檢討說你沒有專注在自己身上，輸球沒

有藉口，比賽就是一球影響輸贏，職業網球選手隨時得去調整外在環境，沒有所謂機會、幸運等外在因素，唯有不變的是自己，這場球你學到什麼？短暫調適之後就須繼續往前走。打職業賽有時為了省錢就必須去降低生活品質，有時房間的味道不好聞，加上可能是時差的關係，每天會睡不好是經常性的。另外，比賽的進行可能會因各種外在因素需要調整狀態，但是對場地和球打不出來的時候會讓人很氣餒，當輸球成為常態，負面想法大於正面想法的情緒低谷，甚至會有不想打下一週比賽的念頭，此時會想逃離球場回臺灣。有時很努力，整體表現明顯優於過去，排名卻下滑，一趟比賽的旅程往往是數個禮拜甚至是數個月，身體不累，心都累了。

(二)時空轉換中的不確定情感

球員剛參加職業的獎金並不高，主要是透過贏得比賽累積分數來提升排名，才能打層級愈高的比賽，每週、每月得四處征戰打職業網賽，要適應環境、時差、陌生、競爭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各種的情感交雜而成。職業網球員通常會到了要出國前幾天才會開始感到煩躁，前往機場的路上亦會感到焦慮，到了登機與候機時，有時四處逛逛，有時上網心情逐漸平靜下來，上機是一種放空的開始，大都會選擇睡覺，飛機落地後則是恐懼感降臨，也是最令人感到擔心的地方。

比賽中覺得心裡有很多問題（害怕，緊張，焦慮等），從球拍重量、球線、磅數與鉛片擺置等，加上技術、心理、體能、戰略、飲食、賽後的身心恢復、生活作息等，都是職業賽的一部份。輸掉比賽會是從地獄到天堂的心境，那正是因輸球所產生的負面情感，它是悲慘、焦慮、不確定性、自卑、難過、愧疚等，尤其人在異鄉如有突如其來的意外，會更顯得無助感。

差不多算打五年吧，總共陸陸續續加起來。然後在國外喔，就感覺孤單寂寞。然後，無奈吧。有時候就很無奈這樣子。感覺上會越來

越沒有信心吧。因為在國內就是還算是蠻好的球員，然後出去國外就是很難，就很多都比你還好，還有就是常常輸球，信心都比較沒有。(職網 P5)

當選手一直要挑戰自己的個性，尤其脾氣，能夠在職業網球這條路歷練夠久，隨著年紀與球齡能夠去控制自己的情緒。因此時間性在這條辛苦的旅程中扮演的重要的角色，既然要走這條路就不能怕辛苦。此外想要從青少年進入職業，就必須要很有信心，因為你要一個層級一個層級往上打，尤其遇到排名高過自己很多的對手時，會被對方的排名與以前的成績給嚇到，但還是要有打敗對方的信心，信心的建立就是要能夠贏球，所以不能一直選擇打大比賽，一旦一直輸球就會打擊自己的信心，就需先選擇打小比賽來做調整，重要的是將自己的信心提升上來。輸贏所帶來的感受最難熬，但身為選手就必須去轉移這樣的壓力。出國很孤單，獨立就成了求生存的不二法門，要學會自主不然很難撐下去，語言能力不好就很難交到朋友，也不容易適應職業網球比賽的寂寞感。

在西班牙的比賽時，語言不通，找不到人熱身練球，當地晚吃晚睡的生活方式，非常不習慣，比賽時，因雨延賽，甚至一天打兩場，我都去適應，習慣一切，我最後未失一盤拿到冠軍，心裡特別高興，因為場地特別慢(不是我擅長的)，歐洲選手們都不好打，我必須發揮更好才能勝出。內心的喜悅於是自我慶祝，當天晚上買杯咖啡品嚐著咖啡香，在海灘前聽著海浪的聲音，寧靜的獨處。隔天一早六點趕飛機飛去伊斯坦堡，哎阿！躺在床上久久無法入睡！(職網 P7，20130716，西班牙到土耳其)

在職業賽事期間，因為比賽的各種不確定性因素，尤其是輸球讓人感到失望，一年當中不可能狀況都是百分之百，可能在前一站拿冠軍，但下一戰的第一場比賽就輸球，情緒就跌到谷底。職業網球員必須與低潮與傷

病共存，因為賽事有各種突如其來的磨鍊，面對低潮卻能夠讓選手釐清自己。

昨天早上熱身前拉橡皮筋，繞在柱子上向後拉，拉時彈出低柱子擊中我雙眼，當下眼淚狂流睜不開來，心想不知會多嚴重，去了醫療室給醫生檢查，眼睛還是有一層白膜不清楚，怕光，看鏡子雙眼充血，醫生說眼角膜看見白點有損傷，建議我去醫院檢查，去做了檢查暫時看不出問題，休息一週再觀察，還好眼睛還能看見，如果再嚴重些真的無法想像。贏球一切都很值得，輸球尤其是飲恨，會使人發狂。你一定要有平常心，輸不夠的心態，如果網球只剩名利，積分排名，他人期望時，而你不在贏球。那將會是很痛苦的壓力。(職網 P7, 20111007, 上海)

這群職網的追夢人在多年的職業賽過程中，表面上是以職業比賽為主體，但因需經常性移動的特有情境，他們就必須去經歷與體驗著寂寞、傷痛、傷心等情感經驗。職業比賽過程中投入大量時間與金錢，在高度競爭的賽場中常有突如其來的受傷、比賽失敗、訂不到機位、甚至可能被騙被搶，加上眾人對你的期許轉換不當成為壓力，連續輸球產生負向情感，有時到最後並不是名利兼得，而是傷痕累累的負擔。職業網球隨時會有退出的不確定感，例如受傷隨時就可能中斷職業網球生涯。

我在墨西哥比賽中發球拉傷我的肩膀棘下肌，幾年前有痛到拿筷子都無力，這次沒那麼嚴重，已經三天都還沒好，後天要比賽，我現在在冰敷，我還能如何做？我身上什麼都沒有只能冰敷和別再惡化，現在不敢練發球。看後天比賽是否好轉，昨天跟大會防護員吃了一顆 600mg 消炎藥，然後冰敷三次，希望能順利比賽對手是幸運失敗者，將近兩個月止步第一輪的我，心中有陰影在，甚至懷疑自己的肩膀。(職網 P7, 20120406, 墨西哥)

職網選手經年累月在異鄉征戰，不斷在時空轉換中適應，也持續須面對比賽輸贏，也蘊藏著屬於這群異鄉移動者多樣的情感經驗，對於其生活周遭不斷變動的人事物的感觸也顯得深刻。回到熟悉的家鄉卻會有種再出國的念頭，在國外或許對你來講是陌生的，但因為你找到一個可以談的對象，他可能是對手，但回來臺灣後可能找不到對你比賽了解的人，畢竟在外移動久了，原來熟悉的人事物反而覺得陌生，原本陌生的人事物反而是一種熟悉，職網 P1 也談到：

「我覺得不太想回來，因為回來要面對很多的問題。常常存在，一回來，家人第一件事就問你打怎樣，為什麼又輸了？」(職網 P1)

所以有時會喜歡上把比賽當旅行的旅外生活，能夠出國反而是一期待，期待到那裡有一群熟悉的朋友可以聊，回國反而是一種壓力，在這裡沒能聊解你在國外的苦，只想知道打的如何，想要了解為何會輸掉比賽。

我覺得從我去到那個地方，我就有朋友。說不定我可能在國外的朋友還比臺灣的多。再加上國外的朋友幾乎都打球的，彼此都很聊得比臺灣還來，因為大家都是走這條路，大家都知道可以聊什麼，像你在臺灣你跟朋友聊，說不定聊時，他跟本就聽不懂，或是他根本沒興趣。(職網 P1)

因為經費考量，多數職網選手都是選擇單獨前往比賽，但當要結束賽事會驚覺日子怎麼過得那麼快，中間雖然有度日如年的痛苦感，突然開始覺得有點感傷，也滿捨不得的，開始感覺到心情平靜，不再恐懼反而是感覺到興奮。通常球員要離開之際會對於這段旅程產生積極的想法。職網 P2 談到要出國比賽與訓練的心境：

打職業經費是主要壓力來源，從第一場開始就凡是需要考量經費，像國外選手都有教練團隊幫忙打理一切，但因為經費訂機票、飯店，

決定要去打哪一站，一切都要自己來，就要考慮要去打你些賽事，尤其在成績停滯時就是去懷疑是否該繼續打職業這條路。(職網 P6)

這次到巴西感覺跟以往的出國有區別，也是因為我第一次自己一個人跑到那麼遠的地方來訓練跟比賽。家人跟我來到機場，卻有以往沒有的傷心感覺，不知道該怎麼形容，在要離開家人的時候我一陣愁悵，因為這次的旅途只有我一個人，而且是陌生的國度——巴西，而到巴西的航程是漫長的，總共要轉三條不同的航線，雖然辛苦，不過我沒有後悔過我選擇網球，因為這就是我的職業，好好的去經營它，要不斷的求進步。(職網 P2)

當夜晚來臨寂寞讓人更加思鄉，尤其獨處時刻當球員長時間面對自我的時刻。來到異地身為網球員的感覺湧現但挾帶著不安，移動的世界找平衡。職網 P7 在職業賽闖蕩了六年後表示：

「轉眼間已經在世界各地巡迴六年了，有著很多美好的回憶！在美國比賽，可以免費寄宿當地家庭，不用負擔費用，因此省下一筆開銷，美國文化不同，如果本身喜歡打球，當有職業選手來都非常熱情招待，如果家裡有小朋友，會利用這機會教育孩子們。」(職網 P7)

距離上次來大陸比賽已經是好幾年前的事，剛出道時就是在天津，北京等地贏的衛星賽以及未來賽冠軍，同期的孫鵬、王裕都退休當教練了。在亞洲，熟悉的比賽環境，熟悉的人使我感到無聊，所以我喜歡選擇亞洲以外的地區比賽，因為種族，文化，語言的不同，常常帶來意外狂喜或者嚴重受挫，這樣的不確定性讓網球人生更有趣。不過這次在上海的比賽卻令我期待，因為被電影中那懷舊的古老氛圍吸引著，對上海一直有種古典奢華的想像。(職網 P7，20101008，上海、北京)

職業網球比賽使這群職網選手認識不同的文化、不同想法，當你仔細品嚐，會發現很多不可思議的驚喜，網球就不再只是網球。因為在比賽中所形成的旅程，自我經常需去面對各種的不確定性，能夠在職業網壇待得夠久，在視野上總有一番深刻體驗。在原本陌生職業賽參賽旅程中，陌生的人事物隨著時間積累卻成了熟悉，也給了這群網球異鄉人持續走下去的支撐。

(三)職網球員的情感是時空轉化的歷程

職網之旅是一段打開視野的旅程，有如打一場沒有終點的人生比賽。因為網球認識世界各地人事物，有些是對手變好友，有些是短暫的過客，至今這些人事物都成了這段職業旅程的風景。

這次再度來到紐約打美網會外賽，能在網球最高殿堂出賽，對網球選手來說是種肯定，同時我也為自己的努力感到開心。在曼哈頓市中心的大會飯店，離比賽會場車程 40 分鐘，大會安排選手班車來回接送，而我住在紐約朋友 Jason 家，從他家的地鐵到球場約一小時左右。在紐約地鐵站裡，可見到各式各樣的人，大家顯得非常匆忙，連換車都要小跑步，時間等於金錢，在昂貴的紐約，也看見街頭賣藝，唱歌，跳舞，乞討等，這些是紐約隨時看到新奇的景象。(職網 7，20120817，美國網球公開賽)

競賽的世界總滿佈許多的不確定性，因為終點在哪裡永遠充滿未知數？能走到那裡嗎？有可能隨時一個受傷、或經費因素，一切就可能停止了。但卻也能帶來自我視野的開擴，在原本陌生的人事物中轉化為一種熟悉，也因曾經走過這一段，一個屬於這群人的職業網球夢，也可能你會想要在很多觀眾前面打一場好球，獲得一座冠軍，那種感覺很不一樣，雖然艱辛，收穫是局外人所無法看見的，這也是本文所指稱的職業網情選手所

特有的草擬空間。

我曾經自身陷入泥沼中，試了很多種方式想要爬起來，有時會越陷越深，甚至爬不起來，比賽是一個整體，我想加強單一卻越弄越多，原本好的東西，我又一項一項拿出來檢查，人因學習把自己思緒變為複雜，回想起來，這些過程其實不美好，有太多自我對話、自我分裂、自我摧毀、自我掙扎等。我像拼圖放上去又拆下來，這是精神和心裡上的考驗，幸運的！我還在球場上。(職網 P7, 20100128, 達拉斯)

場上有很多思緒，我的肩膀是否可以？如果這場又輸？為何攻擊球都沒進？剛又犯了愚蠢的失誤？我接下來的行程要去還是取消，簽證是否辦好？飛機是否有位子？為何無法專注？我的球拍、球、球線是否稱心？下一分我要攻擊還是防守，我是要上網還是等他失誤？對手一直放小球，他為何要叫囂？球為何彈跳都不一樣？教練是否看不下去？我每秒都在評論我自己，評論對手，只有自己才能幫助自己，在困難的處境提升自己，每次對教練或是其他懷抱希望，但是，請信仰自己吧！(職網 P7, 20120406, 墨西哥)

一群為職業網球努力的選手，存在著各式各樣的面貌，此段旅程看到了網球多元的世界，非僅關乎輸與贏，而是圍繞輸贏所衍生的情感世界，有時不是排名高低，重點是在球員如何看自己。

剛開始可能就是給自己壓力比較大，剛開始的時候很想要有成績。像我現在，不是說我不想要成績，只是說我比較放開了，就會覺得說，比賽現在對我是種享受。我也會去盡力打。輸或贏已經不是那麼重要了。是很辛苦的，每個臺灣的選手，十個有八個九個都是自己在摸索的，到最後，等到要不打了才突然發現說應該是怎麼原來

我沒有想到這一些，突然開竅，都已經來不及了。我喜歡網球吧。就是發自內心的喜歡。我沒有想要，中間有想要放棄過，時間不是很長。就是可能低潮。但是，低潮那時候還是想堅持下去，就是有放棄的念頭但最後是教練或是我父母就是希望我可以堅持。因為他們都知道我還是很愛網球。(職網 P3)

職網選手的情感經驗屬於這群人所獨有，在這些情感經驗中，位居核心地位的是比賽中的輸與贏，當然這涉及了所有運動選手的經驗世界的基底乃由輸贏所構築，惟因職業網球員的比賽層級中，除了大滿貫等高等級的賽事是兩個禮拜，其餘皆是一個禮拜一站賽事，一場輸就需再前往下一站，可能是一個城市、也可能是另一個國家，產生了這群網球人不斷在不同時空中移動，屬於他們的情感經驗油然而生。一位職業網球員會出現「前往異地、身處異地、離開異地」等多重心境，當中包含了出國前的擔憂與害怕、在國外期間的空虛與孤獨、以及回國前的不捨與感傷等情感經驗。職業球員經常性的顯露負面情感，輸球、傷痛、等待、孤獨，這些情感在漫長的旅程中因為人事物得以轉化，並持續職業賽的旅程。

余安邦 (2003) 認為：「情、欲 (慾) 經驗發生、觸動的剎那，也正是經驗消失、或遺忘、或毀滅的開始。所以，如何與之近身對話，另眼觀看，從而到達某種「詮釋性的理解」，將如一切生命詮釋過程一樣，是永不止息的；而這必定是件美好的事。美的事物是永遠的喜悅。我深信不疑」。他進一步認為：「如同照片一般，情、欲 (慾) 論述，其實是給出了各式各樣的開放空間，這種空間可名之為「草擬空間 (discursive space)」。「草擬空間」永遠以一種蒼涼的姿態，等待智者的更動、刪改、創造、建構、改變、移位、消去、填補、拆解、顛覆、倒置、錯置、扭曲、變形……。」

本研究的思考路徑即是進入網球員的情感草擬空間，對網球員在國外的生活實踐中所顯露的情感經驗提出具體的詮釋，發現了在職業網球選手

的情感草擬空間中，是比賽的輸贏讓情感經常處於不確性的情境中等待著，在此時空中會因贏球帶來喜悅，但更多時候因輸球讓職網選手處於自我懷疑的情感。

人以情緒、情感與多重感官的身體經驗，而感知其所處的生活世界，而處身於世，並且此二者的相互依存與相互寓居，是個複雜的經驗歷程。在民族誌文類對此所進行的書寫，我稱之為有如草擬一般的行動，晃蕩於語焉不詳，或無以名知的曲徑上，婉約前行。然而，在人類學與民族誌書寫裡，我們有無可能進一步探問，情緒、情感與身體感經驗之間可有何界線（簡美玲，2015）。有意義的行為是在與他人互動中所產生，進而形塑個人的社會世界。社會生活是一種個人參與演出的戲劇，如此，日常生活的互動皆涉及生活經驗中的自我表現，藉此我們的生活世界乃由社會建構而成。

在自我表現上，情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情感是社會建構而成，並根植於社會情境中（Maguire, 2008, 215）。從這群網球職業的旅人身上，也呼應了職業網球員的情感是在其所處的社會情境中所建構而成，這群精英運動員為追求運動成績須處身於網球賽事的特定方式，他們必須不斷在不同城市、國家移動，參加不同的賽事，短暫停留成了日常，等待比賽、等待訓練、等待飛機，等待著下一場的勝利，在輸與贏之間決定了情感走向。職網選手處在一個特殊情境中，隨著賽事不斷轉換比賽城市追求贏球，但卻輸大於贏，也顯露了長期輸球所帶來的各種負面情感，職網選手的自我不斷在時空轉換中尋找情感的平衡。職網球員身處自我懷疑的情感脈絡，也必須在習慣輸球歷程中來回於陌生與熟悉，這群網球的異鄉旅人在時間性的轉化歷程中看見自己。

五、結論

這是一群男子網球員經年累月出國參加職業賽事的生活紀事，情感不斷的在異鄉中交織著這群職業網球員的生活世界。從他們旅外打比賽的旅程中我們感受到一種離開原鄉的不適與前往異鄉的惶恐，等待是在轉機與飛機過程中經常存在的心境。從搭機起飛後開始面對愈來愈不熟悉的感官世界，必須在陌生與不安的中武裝與強化自我的生存能力。面對因陌生所引起的孤單，網路成為一種媒介也是進入熟悉的唯一管道，在那裡有熟識的朋友，甚至家人，暫時又短暫的消解孤獨、不安的情緒。

Snyder (1990) 探討有關女子體操運動員的感受規則，發現體操選手的情感反應並不總是以愉悅為中心的，反而是痛苦的控制與管理才是體操選手世界的一部分。Maguire 與 Roberts (1998) 針對 11 位近期曾代表英國參與世界盃與奧運會的退休體操運動員，訪問他們有關受傷、節食與表現等議題，就發現到在他們的職業生涯中痛苦與受傷是所有受訪的退休體操運動員最普遍的經驗，基本上，每個星期有某種程度的痛苦感受是很平常的。痛苦與傷害並不僅只於個人所感受到的生理狀況，這些痛苦與傷害經驗同時也是社會建構的。其中個案 Marie 解釋，她如何「不喜歡去闡述那種受傷感，因為那會令人感到很不用，正如你身上帶著傷……所以有時候你必須忍受痛苦 (Maguire, 2008, 217-219)。」

職業網球選手出國打職業尚需必須面對語言、飲食、交通、情緒、醫療等等適應問題，就如同本研究所指稱的情感是由文化與社會所建構，臺灣男子職業網球選手因出國比賽所顯露的情感是運動員與他人、他物所觸動，而且必須置於社會脈絡來理解。臺灣的職業網球員如沒有做好妥善的準備，可能就如同諸多臺灣先前的網球員一樣，職業網球這條路還沒開始

就已經結束。也讓職業網球有著高度的退出率，能夠持續在這環境中持續十年以上的終究是為數稀少。愛上異鄉的陌生感、在那才能獲得一種熟悉與相識。把比賽當旅行生活久了，開始愛上那種陌生感、對於原來的生活感到不適應。12 歲開始在國外征戰，目前已經喜歡上把比賽當旅行的旅外生活，能夠出國反而是一期待，期待到那裡有一群熟悉的朋友可以聊，回國反而是一種壓力，在這裡沒能瞭解你在國外的苦，從下飛機見面的第一句話開始就是想詢問打的如何？此時，想要再出國的念頭再度湧現。研究者也因與職業網球選手前往烏茲別克的職業賽事過程中，因摔傷必須在當地接受手術醫療，也因擔心感染而須更改行程獨自回國，對於很少單獨出國的我來說，諸多的不確定性因素所延伸的負面情感不斷產生，這段田野後彼此存在著一種共鳴性：那是一種對於受傷治療擔心感染的驚恐、搭機轉機比賽中的等待、獨自一人的思鄉與對安全的恐懼、網路開啟了另一端的熟悉世界、再出發的念頭持續湧現的症狀，返家是另一段出走旅程的開始。

網球好比人生，從小懵懵懂懂拾起球拍，從中發現真心所愛，透過實踐勇敢追夢，在職業旅途就像濃縮版的人生，每時每刻都在搶時間，在探索未知中，從錯誤經驗成長。在網球中有太多生命經驗，在那當下極為深刻，各種酸甜苦辣自身故事非常清晰，透過閱讀，反省日誌，在各國文化衝擊下，經過自身不斷精進與時間淬鍊下，重新自我定位，對事物價值觀更加篤定，肯定自己價值，或許很多事上天冥冥中注定，凡事努力，結果無法強求，每日醒來的信念就是要比昨日進步，哪怕是一丁點也好，願意嘗試各種可以進步的可能，只要不放棄，表示我還沒輸，步步走得雖慢，不過留下的印子廣大而久遠。網球選手的夢想就是背著球袋環遊世界與各國高手切磋，把自己能力發揮到極致，如今回顧毫無遺憾，用力踏實在 ATP 走一回，足跡遍佈了多個國家，超過上百個城市，交到世界各國朋友，這些經歷豐富這群網球選手的的生活，如今，不再懷疑自己，對未知的恐懼，

肯定自己的作為，每天都是充滿著希望迎向賽事挑戰。

引用文獻

- Maguire, J. A., Jarvie, G., Bradley, J., & Mansfield, L. (2008)。運動世界的社會學 (黃東治、邱金松譯)。學富。(原著出版於 2002)。
- 余安邦 (2003)。今夜我無法寫出，對於情、欲 (慾) 的纏念.....。載於余安邦 (主編)，*情、欲與文化* (頁 v)。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余安邦 (2003)。寡婦情韻世界之詮釋：文化心理學觀點。載於余安邦 (主編)，*情、欲與文化* (頁 151-223)。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林淑蓉 (2002)。情緒、自我與精神疾病。胡台麗、許木柱、葉光輝 (主編)，*情感、情緒與文化：臺灣社會的文化心理研究* (頁 163-213)。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胡台麗、許木柱、葉光輝 (主編) (2002)。情感、情緒與文化：臺灣社會的文化心理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張珣 (2006)。馨香慶祝：香氣的儀式力量。*臺大考古人類學刊*, 65, 9-33。
- 許敏桃、許木柱、張淑美 (2002)。文化與失落經驗：阿美族喪偶婦女的主觀感受與適應—兼論與泰雅族之差異。載於胡台麗、許木柱、葉光輝 (主編)，*情感、情緒與文化：臺灣社會的文化心理研究* (頁 87-128)。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郭佩宜、王宏仁 (2006)。田野的技藝：自我、研究與知識建構。巨流圖書。
- 陳迪 (2013)。網球夢想持續飛翔：十年職業 x 平凡的堅持和奮鬥 [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 馮涵慇、陳倩慧 (2002)。情緒、文化與道德社教化：以羞恥感為例的探

- 討。胡台麗、許木柱、葉光輝 (主編), *情感、情緒與文化：臺灣社會的文化心理研究* (頁 17-48)。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蔡錚雲 (2003)。慾的吊詭與反思：表達的建構與重建。載於余安邦 (主編), *情、欲與文化* (頁 61-82)。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簡美玲 (2015)。人類學與民族誌書寫裡的情緒、情感與身體感。載於余順德 (主編), *身體感的轉向* (頁 129-163)。臺大出版中心。
- Bourdieu, P.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sjarlais, R. R., & Maskarinec, G. (1992). *Body and Emotion: The Aesthetics of illness and healing in the Nepal Himalaya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Nixon, H. L. (1991). Sport Sociology That Matters: Imperative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1990s.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8(3), 281-294.
- Snyder, E. E. (1990). Emotion and Sport: A Case Study of Collegiate Women Gymnasts.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7(3), 257-270.
- Zurcher, L. A. (1982). The Staging of Emotion: A Dramaturgical Analysis. *Symbolic Interaction*, 5(1), 1-22.

